

6244

46

守成  
都邑  
封建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  
之一百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

經國

宋理宗時進士文天祥上書曰。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為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無以辱使命。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効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煩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洒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政。陛下悔悟之意。上通于天。天下於此咸服。

陸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兩讀綸音。為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况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帝衷。高何以飲食於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財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無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虜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為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略倣馬上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罷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討軍實而申倣之者。然尊卑闊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訖。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茂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朝之暇。雖時出內

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枚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醇酢。則一事之末。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畫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為。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業。甫鎮建業。又遷上饒。布置變換。如奕基然。卽詔辰行。奉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

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其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莫而後發。始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所觀望。其於國事。決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下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事機。臣愚以為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命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乘訟之譏。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所與論道經邦而

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為。須是博采四方之論。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償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閑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抑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為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

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一員。兩府日與之。則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令。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燔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卷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夷狄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虜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虜。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自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

建宣榭。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間。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間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為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虜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奧。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鞏之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棄實擊虛。鞏既以此為得策。則未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盡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劓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怨。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

昌南安賴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  
望者。令各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  
惟帥府所為。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  
日始。其上供諸色。寔名。盡與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  
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  
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  
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  
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儼此而行之。江東  
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未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  
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  
弊。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  
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

鷲。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名為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  
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違。不易舉。旬月  
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  
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  
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  
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為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  
庶幾善步者。然亦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  
為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為保伍也。已而  
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壅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  
所謂保伍者。此而已。臣居廬陵。往時有寇警。則鄉井又起所謂義  
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  
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推牛醜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

其類編為之伍。一區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務計其規為布置。當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其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也。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虜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為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

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忱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為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為養。收其財。以就為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眾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為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為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閭之外。別得十餘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

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閩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蓋等之審矣。夫荆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為通融。多方以濟諸閩之急。支吾年時。虜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雄奇傑之士。亦必踐敗之多。涉磨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格法

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莫屬。揆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為之。趙魏老不以為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此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世拘擥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况其重者乎。今日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豈未其綬唱呵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材。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



軌。拔士為相。變夷猾夏。拔卒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  
拘子子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察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  
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為勢要者所據。孤  
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  
識。望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  
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為公卿也。天  
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  
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  
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  
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  
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踈闊其一。時人才常侷儻不羈。本  
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

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  
有偶長。彼其人望為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  
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為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穎異通敏  
者。引之於帷幄。搏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  
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  
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變。足以間謀。使貪使愚。使詐使勇。  
則群策群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  
夫。驅策其跼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  
至於此。然陛下髣髴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  
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為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  
而五季四戰之衝。雖將鋌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  
有所自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汗。更宿弊。如

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為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矣。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為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為靖共者耶。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事者。既為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關疊疊不自已。奸人疾其為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語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造。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為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

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容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愆。而使為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已之短。其為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為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厯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迤賊入。寧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為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為起於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為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殘威惡。盡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凶。

為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為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當忘其有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為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為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歛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為謀不感。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為。陛下間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十百，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主厲階，至今為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歛斲伐祖宗，涵弘寬大之仁，惡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脩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諧

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酷之種，必不交通南粵以開朝廷河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偏置私人。如此則強禦掎克之流必不得齒於縉紳，玷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憂，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間屠取漁舟，故吾人為虜鄉道，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為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卸，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間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間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為聚歛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詐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為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為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奸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諱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誼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賦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

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辭而陛下何以不覺虜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為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累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愧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羣下則豈獨一奸人為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憐於志。鎮師為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鎮師也。與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忤陞陛下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黜虜送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夷之志。屢分脆弱將誤陛下為去邪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

陛下參酌國論登殿廟議為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為血為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瀆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于而家未忍墜去。况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思輕。盡民謀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對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夷狄不駭愕。

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漸盡也。臣所不信。臣  
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  
漢室。其官府之政。宜若無異。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良以社稷安危  
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  
此亮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  
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  
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末。猶有慮於亮之所言。區區驚方  
何敢引亮為證。願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為也。臣非不知疎遠  
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  
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

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  
之秋。臣委質為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  
根。固流波湯。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休迫於權勢之威。憂  
疑於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  
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為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命一死。萬一陛下察  
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  
有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慄慄。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  
殞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

幼主德祐中。天祥知平江府。上奏曰。臣本起書生。天性愚魯。適逢理  
宗皇帝。以直言取人。臣區區芹曝。小忠。誤蒙親擢。間於憂虞。則開慶  
透渡之禍。急矣。臣推見當時致禍之本。上書關底。乞磔狐鼠。以謝天  
下。理祖皇明赫赫。自咸淳至于今日。無疆惟休。自時厥後。臣之踪跡

或百日于朝。或一月斥去。有言不信。忠憤凌厲。則皆元奸專國之歲月也。不圖今日臣以憂患之身奉詔入衛。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以神明御極矣。德當天。宵旰顧憂。不以臣為不肖。授以三路制撫職事。兼贊督府。就戎吳門。臣非不知國家臨危。民命如綫。朝命夕道。為國效死。復以私門憂感。展轉陳情。乞歸終制。章五六上。與兩全之節。以不為盛代名教羞。天聽高高。終不聽許。而學士大夫交口責臣。謂有國家。有朝廷。有州縣。然後臣得以有其身。得盡為人子之職。臣所以感泣誓死。而不敢復言去也。今當陸辭。即日就道。慟哭流涕。何以為陛下告。自古立國。一是以人心為本。齊一日喪七十餘城。以人心失也。田單一日復七十餘城。以人心固也。元奸得罪於天下。天下怨憤鬱抑。十有五年。遂使諸將解體。強吾民北面而役之。彼知歸怨元奸。未嘗歸過朝廷也。乃今三百餘年祖宗涵育之遺黎。無辜荼毒

於夷狄之手。謳吟思漢。日俟王師。所在民義抗敵者。大或數萬。小亦數千。此撥亂反正之大機。枯也。然人心易得其失亦易。頃者朝廷弛公田。蠲常賦。寬商禁。起謫籍之淹滯。解科舉之靡容。天下誦之。以為快活條貫。人心頓蘇。敵勢頓沮。我是以有獨松關諸屯之捷。通國上下。以為元奸失人心之事。已盡洗濯。今日收人心之具。已盡舉行。而臣恤緯之忠。獨以為未也。草間豪傑。方且量朝廷之意嚮。遺頭諸將。方且視廟堂之指授。學校之遊談。聚議閭閻之道。聽塗說。方且劇執政之然否。追行事之得失。於傳有之。得國常於斯。失國常於斯。今上自宮闈。與嗣皇起居。下自政府。與公卿百執事。必人人一心。以殄此患為主。則諸將莫不用命。英雄莫不歸心。以此衆戰。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如大臣有辟嫌遠疑之迹。而無推車必行之心。群公持便安自營之私。而無同舟共濟之志。宮中與府中不相聞問。內與

間外不相應。賞罰混淆。止邪質亂。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漸制之義少。敵人以此輕中國。奸雄以此覘朝廷。人心之憤懣者。日以急。公論之激昂者。日以靡。而我之衣冠。將有甘心於被髮左衽而不悔者矣。其禍可勝言哉。裴度有言。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由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國家總五季之亂。削除藩鎮。創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國勢浸弱。亦坐於此。是以敵至一州。則陷一州。敵至一縣。則陷一縣。中原陸沉。痛不可追。今不幸長江失險。戎馬馳於近郊。救時之危。須稍更革。詩云。溘彼淫舟。烝徒攸之。又傳云。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臣嘗妄謂今日大勢。宜分天下為四鎮。而都督統御于中。以廣西益湖南。而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閩於豫章。以福建益江東。而閩於番禺。以淮西益淮東。而閩於維揚。責長沙以取荆鄂。責豫章以取蕪黃。責番禺以取江東六郡。責

維揚以取兩淮諸城。使各閩地大力眾。足以抗敵。分所任事。約日齊奮。而都督府指授諸將。隨地接應。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敵備多而力分。疲於奔命。而吾遺民必有豪傑伺間橫擊於其中。如是則使彼隻輪不返。進而問罪。河南盡為晉可也。而何日虜國百里之憂。臣願睿慈下臣此章見之。施行使內而朝廷舉措。有以當天下之心。外而邊閭布置。有以合天下之勢。則臣得以督幕分司。盡瘁一面。布宣威靈。勉效尺寸。不惟得以忠先帝報陛下。而臣亦有詞以白丘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金宣宗貞祐初。許古為監察御史。時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于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至為深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為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且聞閩細民。猶顯

望朝廷整飭師徒為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戶河南。彼既棄其恒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華為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答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成就問之。人材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况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負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為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

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亦必以天下為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聽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為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怨怒。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籍。一切為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願命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晉鼎。山東宣撫使完顏。涿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命所在。根柢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錄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賞之。



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畧膽勇者為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括諸脅從人。彼既苦於敵役。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為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況今常宿重兵。緩急征討。必由于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官即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疎賤之人。況在百僚。豈無為國深憂進章疏者乎。誠宜明勅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

張行信為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内觀察使。始至。即上書言四事。其一曰。楊安兒賊黨。且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

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槩誅盡。劫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勅有司。嚴為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誑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推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啓釁敗事。自今郡縣。聞真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今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即當賞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勅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当鬻者。往往駁退。夫鬻有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况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後欲鬻爵。甚難信之。朝廷多用其議。

時朝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參知政事高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且安土盡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携老幼。驅馳道路。誰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况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及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勅尚書省分遣官覈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既而所遣官言農民並耕租賦已重。力不足以佃官田。願以給軍。汝礪奏曰。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

事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特避禍。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為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使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嫉。今猶未已。前事不遠。是為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需。後以係官荒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為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二從其請。尋遷尚書右丞。

與官間。朝廷以賈全苗道潤等不和。將分界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為尚書右丞。上書曰。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為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官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之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以得

安思彼互相攻劫。則勢寢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稅賦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

元光中。御史中丞師安石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為今之計。守和為上。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得成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銳。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糧餉。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為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

人。往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既眾。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嘉納之。

元世祖未即位時。郝經上東師議曰。臣經自乙卯十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于沙陀。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冑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模。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束載。從扞牧圍。遂筦軍國機務。同諸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論定植齋奏議。乃為七道議七八千言。愚瞽知識。亦已罄竭。近奉命宣撫江淮。以先啓行。又命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嚮所論奏。皆為無用。從駟騎而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蓋激于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亦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繫甚重。存亡安危。於是乎在。既不能善其始。必當為全其終。故不敢謹默。後為東師議一篇。俾權府官武濟乘駟上進。昇諸執政。

者譯聞奏。議曰。經開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轉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轢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擷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激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塞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仗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建國開疆。蓋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度劉劭。豈殆欲

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彊。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網條。上下井井。未撓不紊。任老成為輔相。起英特為將帥。選賢能為任使。鳩智計為機衡。平賊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詔。拒而不從。而後嗣隙觀霧。以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懸幟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為奇兵。師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為。乃於間歲遽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天王仁明。則猶有未聽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國把指。攝

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說。道而長於用奇。自金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以無慮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韓廣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構虛之計。自西和逕入石泉。成茂以取蜀。為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圖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微之士。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鍾而掩其耳。齧其睛而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鄰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

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藉阻迂以危途。繼送難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况於客主勢懸。蓋蓄情露。無勇掠以為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畧。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熱之舉。擁遏頓滯。盛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為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兩師既構。猝不能解。如兩虎相搏。入于巖隙。見之者辟易。不服。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奔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大王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今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某命而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東師。重慎詳審。不為躁輕。諷忽為前

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北師南顧。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闔實精勇。別為一軍。為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為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善不知兵。雖名為兵。其實役造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鄰邑。犬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為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敷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今長圍以不攻。因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肆以疲。多方以謀。以弊其力。

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竄。彌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解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辟堅攻瑕。辟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

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則并  
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潭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  
荆山。駕准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  
間。掇拾湖標。奪取關隘。據濡源。塞皖口。南入于舒和。西及於蕪黃。徇  
徻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  
密。徐為之謀。而後進師。所以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一軍  
出維揚。連楚蟠且。臨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  
畿。必自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為  
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氣壅河口。游  
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圍緩持久  
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  
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阻。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

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  
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  
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  
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眾。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微倖之  
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走百萬。而為微倖之舉乎。况彼渡江立國。百  
有餘年。紀綱稍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  
里。亦未可小。自賤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  
疆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  
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  
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界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蓋眾有所必用。  
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之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  
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威全之力。

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為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荏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為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聞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建皇極。實惟殿下之事。區區警言。妄為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世祖自將攻宋。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進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

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人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為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提乾知幾。奔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賙事殷。知退也。武王逐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格黷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為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為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



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表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遠。卒全龍德。為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其惟大王殿下聰明睿知。是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響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宰。于曹濮。于唐鄧。至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界王東師。則不當

亦進也。而遽進。以為有命。不敢自進。至於汝南。既聞凶警。即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據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宣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宣要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銀。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郢。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元木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營速退而不退。營速進而進。役成遷延。盟拒江濱。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旣闔。氣自信。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逼葦於黃洋。

渡。邀遮于大城。閔口。或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澤。則我將安歸。燕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膺。聞燕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凌往。還抵金山。并命未出。豈無韓世忠之傳乎。且鄴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彌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汴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許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可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止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

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日事急。不可不辦也。宋人方憚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臂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漆拍垂涎。一有校焉。或啓我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今脫里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彌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檟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復何俟乎。願殿下以祖宗為念。以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乾剛。不為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

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鞬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駟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輿收。皇帝重。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北。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實。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

世祖即位。經為翰林侍讀學士。陳便宜新政曰。臣昨承和者。思傳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裁新政。便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越之至。條列如左。一。大有為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有為而後可以無為。故舜去四凶。格有苗。三代三監誅管。蔡。而後致無為無事之治。刑措頌聲之美。宋太祖初即位。未有以感人心。趙普曰。陛下新登寶位。必先耀神武。有以挫異。之氣。服天下

之心。於是親平三叛。海內以寧。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政大有為之時也。當大起師。遠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知所向。如曰仍苟且為人所先。則釁亂一生。不可猝定矣。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勝。故歷朝疎于備禦。今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察會軍。務嚴為之。備以待不虞。且即位之初。兵衛不徹。警也。昔周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齊侯以虎賁逆子。劍于南門之外。先皇帝有備。昔刺木無備。故掩而取之。至於他日無虞。京師宿衛之兵。亦當留數萬。况非平日之勢乎。三。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若都燕之愈也。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莅天下。和林置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為二輔。京北南京各置一司。分以為藩屏。夫燕雲王者之都。一日緩急。使可得數萬眾。雖有不虞。不敢越關嶺。踰諸司而出也。形勢既定。本根既固。則太平

可期。四置省部以一紀綱。今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皆令陛下親決。雖聖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營惑。自私若省部既立。各分既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事雖衆。猶無事也。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兵民。不可猝罷。當置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為。則兵民息肩。而政可立矣。六誅兇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答則懼死逃去。必為國生事。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而勸之以義。使尊榮過於前日。則可以行寬政以結人心。從來宿弊。可為盪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罪戾以去舊汙。自來新君即位。必赦天下。且今西北疑阻。人情反側。諸路打筭。重為紛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筭。以慰安元元。十罷冗官以寬民力。諸州縣管民官負數。可為限定。小處可合并。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罷歸。

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戶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最為急務。如罷去此等。都是好家門戶。計補添軍民氣力。為益甚大。十一總錢穀以濟國用。天下差發宣課交鈔諸色糧。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無入諸路手。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為國家用。罷諸路宣課鹽鐵官冗員。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民。但養無用官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哀良民。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扼持官府。結為黨與。苛刻良民。縱橫為害。今明降一詔旨。大小州縣限負數。必令保舉。尤汚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堅鑿果斷以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銳意。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終。必疑天象。奮乾剛。群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十四

擴充誠明以絕猜阻。夫逆詐億不信。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聰者。皆宜罷絕。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子無他職事。只分別君子小人。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代立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來。幾致于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覦。則一日莫敢爭者。且使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此盛事也。

順帝時。監察御史脫穆而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為害尤大。為今之計。中書當遴選能將。就太不花吞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

守成

漢惠帝時。曹參為相國。子窋為中大夫。帝恠參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婦。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怒。嘗窋三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神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尊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哀帝即位。初多政。成帝之政。更易大臣。榮免何武。歸沉鄉侯國。大司空師丹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在堂。

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日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人情無子。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天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長久矣。

東漢光武時。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言披荆棘定關中。乃賜珍寶錢帛。詔曰。食卒蕪羹。享豆粥。庠泔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盤車。齊國賴之。臣今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乃還。

唐貞觀間。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此始是可貴。魏徵對曰。自古已來。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孜孜不怠耳。帝又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初能拯危。誅暴。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帝。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蕭何韓信功業甚高。蕭既已繫韓。亦濫黜。自餘功臣。點布之輩。懼而不安。以至反逆。君臣父子之間。此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之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今終永固。鴻業子子。子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察然可觀。豈唯稱隆周盛。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齡進曰。陛下撫挹之志。非功羣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唯願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王。皆年踰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舉兵年二十四。遂平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羣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文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

太宗又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還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戒。公等宜念公忘私。則禁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太宗又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生長深宮。少居富貴。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所以為政多亂。

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子弟多無才行。藉祖父資蔭。遂慶大官。德義不修。奢縱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弒逆。此非臣下之過歟。朕茲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愆犯。即國家之慶也。

宋太宗時。翰林承旨蘇易簡嘗直禁中。以水試歌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歌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梁燾上奏曰。臣過被聖恩。驅策得侍清光。親聞德音。安使靜而不擾。安而不危。內惠中國。外綏四方。日隆廣問。未嘗不及政事之得失。臣同天下慶幸。陛下聰明可謂知要矣。如君

臣同德。共行此道。數年之間。必復見仁宗至治之時。比觀朝廷之事。似未副聖明之本意者。臣甚惑之。豈大臣不能將明德。養究宣睿澤。以廣為宗社。長久安寧之計歟。或者聖意稍怠。奸人伺隙得進。邪說以眩亂聰明歟。臣早蒙知遇。擢在言路。納忠補報。難同衆人。不忍不為陛下一言也。願陛下察臣之志。少加聽焉。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治難。守天下之治易。臣獨曰。致之為易。而守之為難也。蓋自古人主圖治之初。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未能行。見一不善。惟恐不能去。潛心於萬事。幽微之無形。用意於衆人。思慮之不到。兢業兢兢。不敢暇豫。終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治。所以致之為易也。亦既治矣。而放其心。氣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得奉而忽於求。謂善言盡美。而厭於聽。謂事之微者為不足慮。謂患之隱者為不足防。奸生而不察。禍萌而不悟。故終致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治



所以守之為難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又既濟卦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蓋安有危之理，治有亂之機。既濟而猶思福，患之潛伏，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者也。恭惟陛下臨御七年于今，進賢去佞，協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刑罰清平，賦歛均節，奸宄已銷，兵革略戢，歲物豐穰，民力寬暇，可謂有治之漸矣。守而勿失，治道可成，正是兩宮持守至難之際也。恭惟皇帝陛下進學不倦，臨政不忽，無宮室之好，無聲樂之玩，無佛老之惑，無用武之蔽，所以守之者有道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敬明謹，濟以大公，判別讒邪，裁抑僥倖，聽斷之間，事理常盡，照臨之下，物無徇情。此堯舜之用心也。而臣之區區尚以為憂者，竊恐陛下以未成之治為已大治，以小康之俗為可久安，包桑之慮，日懈于心，朽索之畏，不及於前。蓋積累而成者為至難，怠忽而敗之者為至易。臣區區之忠，蓋已面

陳伏望陛下不以臣言為愚，審思而力行之。臣屢蒙聖恩，降旨開納，臣未敢以為喜。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戒哉，儆戒無虞。願陛下必行可聽之言，儆戒無虞之事。延洪無疆之休，天下幸甚。紹聖元年，門下侍郎蘇轍上奏曰：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切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妄意。陛下幸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遽慮安允。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切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息止相克，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盡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堵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叢重條

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  
役之困。其後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應有  
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  
何世無之。又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  
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平準。均  
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  
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  
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業。稱  
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  
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世不言。至今建之。英  
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起濮廟。群議洶洶者數年。及先帝  
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

宗神宗之聖。豈其善於訂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以廟社  
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補。此真明  
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切勿輕  
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  
帝為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

元符三年。陸佃蔡州召還。上奏曰。臣伏觀陛下。即政之初。乾清坤夷。  
玉燭明潤。臣民欣戴。無有遠邇。惟知鼓舞懽懽。恭惟陛下仁孝慈儉。  
粹然天成。聖神之姿。人久屬望。加以溫恭好問。學有光明。方將紹承  
謨烈。以登太平。如臣凡陋。者與奴白。臣誠不自揆。願效涓塵之微。竊  
見神宗皇帝。聰明文思。延登真儒。建立法度。布在四方。以幸天下。後  
世。而元祐之際。輒見詆譏。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事無當否。一切紛  
更。國有常刑。固在不赦。然理有損益。不無賡續。惟務稱揚。亦已過矣。

爾雅曰。廣揚績也。夫績前人不必因前所為利則廢之善者揚焉。是為善績。詩書所稱後世詠嘆不息是也。若元祐紛更。是知廢之而已。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以來。率皆稱美。是知揚之而已。不知廢之之過也。伏願陛下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有廢有揚。以續大前人之光。惟其時物與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實存今日。伏惟聖神采擇。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聞有為則艱難。無為則逸樂。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繼堯故也。太祖太宗以艱難創業。神考以艱難革弊。皆不可以無為。故大有為。然而神考晚年事功已就。漸欲無為。與民休息。況繼述初陵之事。而可以有為乎。臣謂陛下之繼神考。猶舜之繼堯。當無為而已。然恐生事之臣。或以為非。則前代有嘗參之問。我家有真祖之言。取而用之。在陛下耳。漢之曹參問惠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惠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之言

是也。真宗有言曰。二聖功業。英睿朕安敢上擬。蓋以太祖太宗為不可及也。臣謂推遜其先。以謙為孝。可以立本。可以趨時。故曰。取而用之。在陛下耳。

欽宗靖康九年。晁說之上奏曰。臣伏觀陛下即位之初。發明詔。修祖宗故事。天下幸甚。臣竊以祖宗制度宏遠。未易究觀。必先得其要。以盡其微。恭惟太祖皇帝受天丕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基業太平。實出百上之上。且世世守之。罔或差忒。倘少變易。則禍亂隨之。周人謹文武之績。漢家必曰。天下著高祖之天下。又曰。此高皇帝之法也。有宋之初。太祖實曰。河符。繼而太宗皇帝躬甲冑。從太祖。不自以為能。常視若不足。惟太祖之法。令是守。恐少失之。設如太宗時。即得好奇務新之士。變更太祖之規模。竊恐五代之變。未必不復出也。重惟太祖太宗一德同功。古未之有。宜乎真宗皇帝肇建南郊。並配之儀。國家之

盛曰咸平景德仁宗恭儉在位四十二年。日暮一日。未嘗一言自大。未嘗一言自矜。惟畏民愛士。今四夷猶聞其風而歎息焉。國家聖聖重熙。率由此道也。臣愚願陛下無忘太祖之創業。太宗之善言。真宗之清淨。仁宗之恭儉。以增七廟之德。天下幸甚。

高宗時。洪遵進故事曰。唐書魏徵謂唐太宗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戚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東縛於魯時。甯戚無忘飯牛時。戚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

臣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何哉。方其多難。兢兢業業。朝思夕惟。如朽索之馭六馬。如抱火之厝積薪。慎之重之。安危存亡之念。一日不敢忘於心。故雖艱難多事之時。而治功可指日。以幾無難

之世。上恬下熙。賢不肖並進。治功日隳。雖以盛大之業。及安之勢。其危且亂。蓋不旋踵也。唐太宗東百戰以得天下。而持盈守成之念。未嘗少弛。魏徵猶且慮其不終。一話一言。形之諷諫。及其嘆高昌之亡。徵至援鮑叔牙之言以對。太宗為之卻顧。有不敢忘布衣之語。明良契合如此。故二十三年間。功業烜赫。外戶不閉。畿甸措刑。視貞觀之初。曾不少貶。向使太宗功成治定之後。拂亂其所為。臣恐抃亡之不暇。安能垂紀三百。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者哉。彼梁武帝忘襄陽之危。而有臺城之辱。唐莊宗忘河上之戰。而有同光之禍。二君豈不躬冒矢石。以取天下哉。而其終如此。嗚呼。何三以語太宗之盛耶。

元順帝至順二年。監察御史陳思謙上言曰。秦漢以來。上下二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有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

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為先人所營。况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茲不可失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

都邑

晉侯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墮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遷于新田。漢高帝五年。劉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劉敬脫輓轆。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劉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劉敬。劉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劉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郇。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幽。大王以狄伐故去幽。杖馬善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  
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未期而會孟津之上。  
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倂周公之屬。傅相馬。迺營成周。  
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賦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今後世驕奢以  
害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  
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賦。及周之衰也。分而  
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  
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  
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  
地。彼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言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  
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  
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  
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傳  
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  
成皋。西有轅。背河向雒。其固足恃。張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  
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諸侯安寔。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  
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  
晉簡文帝時。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

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著作郎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麗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越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舉。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自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永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必。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并埋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恩。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

吏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蚤蚤之恩。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跋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違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眾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十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實實者。

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途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備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籌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恬曩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違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也尚書吏部郎沈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好相反安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遠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說容虧化本上不從

梁元帝承聖二年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黃羅漢宗懷劉毅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上令朝臣議之朱買臣上言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遠疆非五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

後魏孝文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還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謨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死遇革帝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任城王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



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帝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眾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怒。懼眾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請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先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帝曰。北人惡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之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革亦何能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

書左僕射。

隋文帝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將遷都。夜與高顛蘇威二人定議。散騎常侍庾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顛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創新都于龍首山。

唐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諫。靈駕入京。書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業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諂俗。獸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况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

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荷齊之聖  
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保餘年太平之  
主將復在於今日矣况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叶軒宮之輝軍國大  
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慶典  
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  
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  
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  
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  
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  
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以絕漢致  
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  
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國丁

勇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關矣即所餘者  
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饑人被荐飢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已北罕  
逢青草莫不父兄轉死妻子流離妾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  
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瘵之餘  
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  
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後先意遂欲長驅  
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  
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  
山採石驅以飭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并罹飢餓一作  
苦倘不堪其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頃其將何詞以述之此亦宗廟之  
大機不可不深一作圖也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句不  
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

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宮。歷觀遠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著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殳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欲將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範。况我巍巍大聖，轡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峯，北對嵩邱，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蹤橫左右，園陵之美，獲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况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崙，據關河之寶，以聖明之丰養淳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

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暗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諫臣之榮，採行路之謠，諮謨太后，平章宰輔，使一作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韋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顧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不必一作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而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安之鎮，盜教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預遣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

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固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叢。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巖谷。滅跡朝廷。竊感婁敬委輅。干非其議。曷漢榮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代宗時。郭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覆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職朝義。雖天

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旣戰。有百卒。無一前。又官

掩迷。庶政荒奪。邊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寒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噪。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烟。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我。且地狹隄。戡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羅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我。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郵隱撫餒。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將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並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

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

昭宗乾寧初。朱朴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震宮闕。局署帝處。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終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至也。臣視山河壯麗。屢多故都。已成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梗。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宋仁宗時。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范仲淹上論修建北京狀曰。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盱眙之憂。豈可猶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脩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

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羣情  
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  
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阨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  
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  
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盡屬盡在  
無金城湯池可傍。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  
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  
淵。聲言向關。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  
能堅守不動而拒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  
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  
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  
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遠遼關。唐

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不復為唐。德宗  
欲幸益郡。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  
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遠遠重兵。則奸雄奮  
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閩。帝居九重。是以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  
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  
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  
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鑿輿或出。則大臣居守。左  
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  
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  
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不許也。彼  
請決戰。我可不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亡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  
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

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關。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漢。非當請問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來愚拙。唯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敖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君之僭。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

宋庠論封畿。上奏曰。謹按周制。王者都畿千里。千里之地。謂之畿內。井田百萬。是之自出。兵強地正。以制諸侯。漢都關中。亦分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又取河南河內河東弘農四郡。合三輔之劇。遣司隸校尉以督之。雖地非幅員。侈于周制。若其包山河之固。冠郡國之首。置使持節。不與部刺史為等。亦王畿之意也。魏晉而下。始以司隸之治。為司州。南北分爭。名實始替。然江左建國。常以宰相帶揚州刺史。朝廷根本。此焉是賴。至唐有天下。復都長安。乃因關河形便。分州郡為十道。而關內一道。全是王畿。雖無司隸之名。猶以華同岐三州為上輔。河南為東都。而京畿都畿。並置觀察使。此皆強幹據樞。統御庶邦。國家因循五代。即都于汴。地非京邑之舊。州無輔畿之實。自祖宗以聖武神略。剗平僭偽。萬方臣妾。會于京師。雖城闕雉尊。閭里繁衍。而諸縣之外。使屬他州。州雖密迩。即為別路。畿內十六縣。纔置提點官二

負人項位卑降于漕運之局。寧所謂尊向服重王官者哉。臣欲望各依周漢舊章。以三京所環之州。畫為畿內。曹濮。單。陳。秦。鄭。滑等八州。輔開封為中畿。以孟汝二州。輔河南為西畿。以宿亳二州。輔應天為東畿。併三畿之州。并曰近輔。通置畿內觀察使一人以統之。取臺省給舍為出入之資。允輔州並乞正除刺史。取待制官以下正郎以上為出入之資。俸秩班品異於列郡。除去今日虛名之弊。且示聖朝工官之漸。然後舉畿內之籍均其租稅。輕其繇役。踵漢故事。從天下家。內實三畿之州。四面設關梁。議出入以嚴王制。應禁兵營府分。海軍內。如此。則海內震服而王室安矣。

高宗時。趙元鎮論西事。事宜狀曰。臣昨奉聖訓。條具目今事宜。除已奏聞外。臣竊惟東晉渡江。全有淮甸。羣賢協力。僅保一隅。亦以其外無陵傷之憂故也。今強敵南侵。視大江如履平地。淮南北一非我有。

江左郡縣。凡都會形勢之地。悉經蹂躪。其視東晉萬萬不侔矣。雖立國於此。其可得乎。况能平定齊魯。恢復晉趙。定建極宅中之計。惟關中與區。兵民可恃。太祖皇帝時。已有遷都之議。陛下必欲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今關中半失之矣。欲經營關中。當自蜀中始。欲幸蜀中。當自荆南始。雖然。漢中鄰長安。而興利隣秦鳳。太平之久。負販往來。山谷險絕。皆成蹊徑。昨長安潰兵。徑趨興元。全無阻遏。自興元趨劔門。更無棧道。而劔門兩間。亦有捷路。可至成都。然則蜀中所恃之險。尚須措置。使絕不通行。然後可保。張浚之行。專委召集西兵。未聞營度守蜀也。今岳鄂路通。可擇使臣三兩人。齎詔付浚。及選除利州夔峽等路監司守臣。委之協謀。為守蜀之備。俟浚回報。然後決意西行。且駐荆南。徐留所向。為今日計。無踰於此者。謹具條畫下項。臣嘗謂天下之事。必有一定之論。匹夫之謀。一身高賈之謀。一家亦不可



縲。愆然轉徙。終無所守。况欲立國為久遠之業。去歲四月初。陛下發臨寧。幸建康。慨然有克復中原之意。臣嘗上言。欲守江南。當以淮為外戶。乞早發諸將屯守淮南。委杜充節制之。兵既不遣。充亦不行。淮卒不守也。後欲守江。以民丁為兵。以王羲封為使。臣嘗上言。民不足恃。羲封不可用。言卒不行。而江亦不守也。始議延幸。不敢為戰守之策。艱關水陸。接泊會稽。及洪州失守。復幸平江。為決戰之議。已而興國有警。進不能前。則移蹕四明。自始及終。元無定論。儻林之平。所遣海船不到。則束手端坐。更無脫免之計。每思及此。為之寒心。故臣謂延幸之宜。願以今歲為戒也。今秋既不可再。登海船。則捨上流。荆襄之行無術矣。臣區區愚陋。不足仰承睿訓。惟陛下決擇。

元鎮又奏曰。臣已具愚見。仰瀆聖聰。尚慮所言未究。所蘊重為陛下陳之。且車駕駐蹕所存。天下之根本也。外託藩籬之固。中嚴堂陛之

居。然後從中制外。運動得真。辟之人身。有腹心。有手足。不可易置也。今捨二浙澤國險阻之區。而都建康。顯敵衝要四達。交爭之地。修飭宮城。移置官府。悉庫藏金帛隨之。不鑿維揚倉卒之禍。而為久遠安居之計。實臣所未諭也。若謂建康古帝王之宅。得形勢之利。然自堯舜三代。秦晉而下。建都不一。各便其所。宜而未嘗相因。不聞後王之興。必居前王之地也。若謂北臨淮甸。足以係中原之心。便於進取之勢。然移蹕已復半年矣。進取之計果如何。中原之人。歸者幾何。響應而起者。又幾何。若謂易於號令。然前此兩經捍敵。車駕進駐。鼓作士氣。諸將奮勵。承命即前。倘朝廷成。今不行。駕馭無術。雖在營壘中。無益也。不考利害之實。不度時措之宜。株書生之高談。按史冊之故事。而先自致於顛危之地。乃曰欲圖恢復。臣竊以謂不可。雖然。臣知定都建康。未為得策。而陛下苟因臣說。遽議回鑾。臣亦以謂不可也。自

朝廷南渡中外臣民莫不以恢復之說獻於陛下臣自郎官歷臺諫  
至踐宰輔前後進計於陛下亦以此為先陛下為於孝悌固亦未嘗  
不在是也然而臣所期於陛下者不忘恢復之念常為恢復之謀仰  
順天心俯鑒人事度德量力觀釁而動不敢輕舉而易發也今恢復  
之勢已張恢復之名已正凡平日獻議之人以謂恢復之功可成而  
待乃欲旋幸二浙偷安目前自為退縮削弱之計必以陛下為不孝  
不悌之主以臣為不忠不義之人夫不孝不悌之名固陛下不可受  
而不忠不義之罪臣亦安敢當之此議論之臣他日必不見貸者臣  
所謂欲議回鑾亦不可也蓋一動移之間便有強弱之勢不可遽也  
嗚呼採虛名忘實利張虛聲受實禍其利害為如何而浮言易動主  
聽易搖使任責者難於致力而天下之事所以易敗而無功也今  
陛下計唯是委任羣臣不責近效俾盡前日措置之策必取今

楩之利用副陛下孝悌之心不難也如臣怯懦愚闇實不足以  
人有能不能前日之規模措置臣之所能也今日之規模措置非臣  
之所能也不強其所能古人所取也今以不能之事責人以必能  
其人殺身不顧也赤族不恤也其如國事何進讀帷幄雖不預國論  
萬一陛下諮訪見及臣之所言不過如此其言非今日之真則其人  
難語以今日之責矣然則何所用之臣所以不避雷霆之怒仰干斧  
鉞之誅披瀝血誠控告陛下誠不敢愉快取容以欺聰聽耳伏幸察  
臣哀切之懇曲垂惻隱之仁恢廓網羅保全腰領投之於無用之地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上奏曰右臣次聞朝廷已命翁彥國經理  
建康以備巡幸竊惟國家定鼎汴陽固萬世無窮之計然而聖慮深  
遠以為萬一之備或有不得已者則形勢所在不可不考建康居東

南要津。實恃大江以為險。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西。江陵而西。江行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為襟帶。孫權建鼎。足三方之勢。抗魏制蜀。倚為用武之地。故周瑜呂蒙因之以破曹操。擒關羽。晉元帝南遷。首命陶侃以龍驤將軍為太守。故蘇峻之亂。卒賴其効。宋齊之後。專事隴蜀。不以為意。侯景長驅。無所忌憚。遂致梁禍。唐以鄂岳為一道。觀察嘗委以重人。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為武昌軍。置節度使。特命僧孺守之。則歷代無制江湖之意。形勢大畧可見。唐雖都關中。與吳晉異。亦不敢忽也。至於所以夾輔建康者。又環之有五城。曰石頭城。曰冶城。曰臺城。曰苑城。曰新城。蓋大江之險。特可為之限隔。而所以守江者。必有為之捍禦。今惟新城在揚州之境。利害所繫。差輕其餘四城。皆不可廢。韓滉鎮浙西。嘗朱泚之亂。潛修石頭城。人疑其異志。亦可知石頭城之為利。臣愚竊謂鄂州宜建為帥藩。宿以重

兵。以為建康之西門。石頭城當尋其故址。興輯之。分備屯戍。以護江之守。然後建康可恃以固。伏望聖慈。特命大臣參議施行。臣職在論思。雖事非所部。願在今日。匹夫顛自竭。以冀秋豪之補。不敢以紀分為嫌。輒獻其愚。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夢得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又上官室議曰。臣聞古者帝王宮室之制。不盡載於經。而略見於周官典禮。為門者五。為朝者三。為寢與宮者皆六。所謂五門者。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事門先儒謂王城之門。庫門次之。宗廟社稷其內。雉門。王宮之門。故旁設兩觀。此五門之別也。所謂三朝者。曰外朝。曰內朝。曰燕朝。周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凡公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三公皆有定位。是謂外朝。司士掌朝儀之位。一公卿大夫王族故士。庶士。太僕。太右皆有定位。是謂內朝。太僕掌王之服位。王賦治朝。則前王位而退。入亦如之。是謂

燕朝禮玉藻言王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內寢聽政。先儒謂外朝在庫門之外。凡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焉。則御之內朝在路門之外。凡日視朝見羣臣則御之。燕朝在路門之內。凡日退而聽政則御之。此三朝之別也。所謂六寢六宮者。先儒以周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為。言謂路寢一。小寢五。蓋在路門之內。而六宮王后之居。又在其後。視王之六寢。此六寢六宮之制也。秦漢而下。沿革不同。即唐之近制考之。唐以宣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周之內朝也。以紫宸為便殿。謂之閣。即周之燕朝也。而無外朝。日御正衙見羣臣。謂之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即喚仗入紫宸。謂之入閣。至五代。其禮寢廢。常參不復。日見羣臣。惟大臣一朝便殿而已。後唐明宗即位。始詔百官五日一隨宰相入見便殿。謂之起居。本朝因之。舊參酌古制。更為增損。今汴都南薰朱雀門。宜為古之雉門。以大

殿為外朝。故歲旦大朝會則御之。而其門即應門也。以文德殿為朝。故月朔合六參官入見則御之。而其門即路門也。謂之過殿。其東設東西閣門。則倣唐制以紫宸垂拱為閣也。過朔不過殿。則喚仗入閣。而御紫宸。與望及五日百官一起起居皆御之。以垂拱為燕朝。則日御以聽政。蓋相仍唐室舊內。增修不得不然。今陛下既以建康為別都。則視周洛邑與汴京歲大朝會見百官御大慶。月朔過殿御文德。望與六參御紫宸。日御垂拱。此四殿有不可闕。而忌前不坐垂拱。與吏部引見選人軍頭司呈試武藝等本朝所增。蓋又有崇政後殿。諸筵有通英殿。亦不可廢。此典禮所在。將以垂後經遠。固宜參備。端亦當增為三門。以正天子之禮。則朝羣臣。蓋四夷。賦政出令。行禮正名。上擬洛邑。次不失祖宗之意。若夫高下之度。廣狹之數。則先王不為定制。各視時而為之。商之重屋堂高三尺。周之明堂堂高九尺。

若禹卑宮室則夏之世室其高一尺而已其高下固不等也。周之終門不容乘車之五箇為丈有六尺五寸。應門二徹三箇為二丈四尺。其廣狹固不同也。恭惟陛下以寬仁信兆民以博朴先天下。聖志固自有定。今宮城之內其地有限。若有司推明德意但取典禮所不可廢者而不為觀美則與其大而有關。不若狹而能備。惟六寢六宮在內中。周禮既不詳。祖宗成法見於汴京者因時便宜當出聖裁。非臣所敢及。謹昧死上宮室議。伏惟陛下垂意採擇。

夢得又奏繳行宮圖并宮室劄子曰。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本府行宮昨緣臨時修蓋不如法。及百司等屋宇亦因旋行修造。致多苟簡。專委臣相度措置。立定規摹。畫圖繳進。遂旋如法營葺。務要可以經久。臣衰陋不材。誤蒙重寄。實非所能任。承命震恐。不敢辭。退考之古昔。周文武既定都於豐。謂之宗周。至成王欲宅洛邑。乃

復營之。謂之成周。亦曰東都。以為四方道里遠近之中。使朝覲貢賦取均焉。及宣王遭犬戎之難。會諸侯於東都。選車馬備器械。因還以居。周遂中興。則有正都。有別都。自周而然也。晉重耳敗楚城濮。迨齊小白正天下之義。合諸侯於踐土。周襄王巡狩臨之。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魯僖公朝于王所。而左氏記重耳作王宮於衡雍。則天子巡狩亦作宮焉。然洛誥稱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有郊有社。庶邦冢君皆在。則別都之禮宜略與正都同。而巡狩之宮止以朝見方岳。則宜從約也。今陛下巡幸東南。臨安蓋巡狩之宮。而以建康為別都。則車駕未即還汴。建康行宮受朝四方。賦政出令。視臨安宜有當增備者。孔子頌禹之德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然則宮室雖在所備。要以不侈大而卑為美。漢高祖入關。命蕭何治未央宮。見其杜麗而怒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世以高祖為

賢。晉孝武時。宮室弊壞。謝安脩之。皆仰模玄象。合體宸極。後世譏焉。恭惟陛下宏濟艱難。聖猷恢遠。勤儉之意。天下聳聞。臣頃者獲侍清光。親所目擊。雖服食器用之間。有臣庶不堪者。陛下皆安之。今中原初定。漸圖經理。始用成周之制。因時便事。營創別都。以興王業。臣愚敢不上體聖志。無費財。無妄後。無擾民。參酌古今典禮。所必不可闕者。然後為之。惟是今宮室地步。昨來營繕禁中。與外庭分孽去處。參差不齊。若止據見在地步相度。即偏曲窄小。其合添殿宇官府等。難以安排。若欲參備以為經遠持久之計。則須有禁中空地。那融去處。非臣所敢專決。今先次各草立規模措置畫到圖二本。各行貼說。并臣參酌古今典禮沿革制度。撰成宮室議一篇。頭連在前。同共繳進。伏望聖慈。取自睿斷。行下付臣重具定本進呈。所有圖內增添殿宇官府移改安排事理。及那融禁中地步丈尺數目。與內外防守。

合奏專事。各別具劄子畫一開陳。臣學術淺陋。思慮不遠。聞見不廣。無以仰稱陛下委使之意。塵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夢得又奏營葺行宮制度畫一劄子曰。臣遵奉聖訓。先改革具。列葺行宮圖二本。并宮室議一篇。繳進。所有圖內參考古制。所當增添殿宇官府事理。并那融禁中地步丈尺數目。及官城外門制度。合具奏稟。今具畫一開陳下項。一周官王國。皆旁為三門。此天子之制也。蓋五門皆取正中一門名之。其旁又為兩門。通為三門。至雉門為王宮之門。每正月之吉。以垂治象。則又有象魏設於門之左右。謂之兩觀。亦或謂之闕。諸侯則不得備三門。而無兩觀。故獨魯以周公之賜。得有兩觀。則新作南門。與新作雉門。及兩觀。見書於春秋。今行宮但因建康府舊制。為兩門。其上增展門屋九間而已。此諸侯之制也。恐非典禮。今打量舊城兩門。各闊一丈七尺。其兩間相去。有地步六

丈若於中間就開一門即不須改作。可就立三門。門前東西仗舍各有地步可以增設兩觀。一行宮見今有朝殿一所。并兩廊屋。其朝殿兩柱已損爛中空。見行計置修換。其餘廊屋等並多損漏。逐時八作司不住檢計補葺。未嘗有虛日。今契勘宮城內地步東西南北相去各一百九十餘丈。東除去年淮西宣撫使張俊展套新城五十餘丈。南北內教場五十餘丈。皆屬禁中。在外東西相去止有九十餘丈。南北自朝殿至宮門雖有九十餘丈。其西面却有禁中曲尺侵過地步。除外南至宮牆止有四十餘丈。東面內東門小殿外。即是禁中牆直至舊几筵殿後。其南自舊几筵殿至宮牆亦止有二十八丈五尺。今來若以朝殿為正。就移向南為大慶殿。却以其後基地蓋紫宸殿。於紫宸殿西通禁中曲尺侵過地內。蓋垂拱殿與紫宸殿作一排。其前蓋文德殿即可略做汴京舊制。其那融禁中舊曲尺侵過空地西五十餘丈。北三十餘丈。其垂拱殿西止有十餘丈。內諸司及內藏庫軍器庫等中書門下兩省樞密學士院職事皆在內庭。汴京並於皇城內建置。其往來通行路皆有門為限斷。其與禁中相接處非隔殿宇。則為行廊。今行宮除內藏庫等散於四旁隙地建造。各不相連接外。其御厨御藥院翰林司入內。內侍講筵所等並分設於朝殿中門外兩廊。兩者樞密同為一省。與學士院並在外。皆是一時權宜之制。其通行路處並無別門。內東門小殿東。及內教場三面并張俊所展新城與禁中分隔處。止是築牆恐不可以示尊嚴。若依前項措置正中蓋紫宸殿。西蓋垂拱殿。接連空地創建行廊一條。直徹內教場東墻。即其南餘剩地。可以依做汴京舊制。減損作兩者樞密學士院東面。將小殿東舊墻改造行廊一條。直徹南面。可以分設御厨等緊要應奉局次二項。不惟可以略備所添屋宇。實外護禁中。却將舊几筵殿基

十餘丈。北三十餘丈。其垂拱殿西止有十餘丈。內諸司及內藏庫軍器庫等中書門下兩省樞密學士院職事皆在內庭。汴京並於皇城內建置。其往來通行路皆有門為限斷。其與禁中相接處非隔殿宇。則為行廊。今行宮除內藏庫等散於四旁隙地建造。各不相連接外。其御厨御藥院翰林司入內。內侍講筵所等並分設於朝殿中門外兩廊。兩者樞密同為一省。與學士院並在外。皆是一時權宜之制。其通行路處並無別門。內東門小殿東。及內教場三面并張俊所展新城與禁中分隔處。止是築牆恐不可以示尊嚴。若依前項措置正中蓋紫宸殿。西蓋垂拱殿。接連空地創建行廊一條。直徹內教場東墻。即其南餘剩地。可以依做汴京舊制。減損作兩者樞密學士院東面。將小殿東舊墻改造行廊一條。直徹南面。可以分設御厨等緊要應奉局次二項。不惟可以略備所添屋宇。實外護禁中。却將舊几筵殿基

通南面空地直至宮牆。可以建置內藏庫等。凡經由行路。並可度要會處。創立別門。其東面改作廊。瀆那融過禁中六七丈。一祖宗舊制。崇政殿通英殿。皆在皇城東北內。崇政即講武殿。蓋試習武事之所。應軍頭引見司呈試武藝。及忌前不坐前殿。吏部引見選人等。皆坐崇政殿。講筵則坐通英殿。今宮城東北別無空閑地。安其西北內教場射殿。逐時引見諸軍。乃祖宗講武之意。若就為崇政殿。即其後空地。可以就建通英殿。若其地不可。那融垂拱殿西。改造行廊。內禁中亦有空閑地步。可以修建。緣事並屬宮禁。非臣所得干預。不敢擬定。右具進呈。

章誼乞於臨安駐蹕。上奏曰。臣竊見東南四五月間。地氣蒸潤。漚漚。而南土多鹹鹵。尤更卑濕。今來千乘萬騎駐蹕之所。宜擇形勢爽潔之地。雖回鑿汴京。固已戒期。然暑暘方興。理宜少緩。臣契勘臣等首

杭州東南俯瞰大江。西攬湖山之秀。北通大路。引漕江淮荆湖之物。通徹川廣京東京西諸路。比之鎮江常州蘇湖等處。特為雄大。自頃錢氏有國。寂不被兵。近年雖遭方臘殘破。陳通攘據。皆藉國威靈。旋即收復。兼之州廨官舍。稍稍寬宏。道路城郭。亦易修治。水泉甘香。民不病暑。咫尺閩越山川。鞏固方茲。首夏屆辰。如蒙警蹕南路。鷄首神舟。以時順動。長河如帶。無風濤之怒。鞍馬暫休。無筭策之勞。比之淮南地勢高爽。實可以揮却炎暑。暫駐六師。臣與本州官吏不勝拳拳瞻望之誠。伏乞宣示宰執。相度施行。

孝宗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幸安計未決。王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于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席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于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



勝長驅直搏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已與平。廼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三十年來。關者舍壞者修弊者營廢者渡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臯。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為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般。蕭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倘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况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為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

是人傑也。

隆興中。起居郎胡銓上建都疏曰。臣聞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何則。其勢不便也。漢高五年。都雒陽。是時方有山東之亂。而秦之故地。又未能全有。危亦甚矣。儻不先都四塞之地。則天下非漢有也。王郎反河上。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此天下之根本在焉。苟釋此不守。則天下非漢有也。故臣嘗論之。項羽得關中而不能守。是不搯其亢。拊其背也。高帝決都關中。所以搯其亢。拊其背也。世祖留意河上。所以搯其亢。拊其背也。項羽不搯其亢。拊其背。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能搯其亢。拊其背。所以得天下也。王郎不能搯其亢。拊其背。所以失天下也。世祖能搯其亢。拊其背。所以得天下也。此兩漢存亡之法。豈發於此。可謂社稷之臣矣。臣竊觀今日天下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亢與背也。

建康則搃亢拊背之要地也。錢塘則燕安醜毒之危地也。安處錢塘是與人鬪而不搃其亢拊其背也。此項羽王郎入牛角之計也。若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帝世祖興王之計也。況今西北欲歸之人如侯民之誑。秦思漢亦已久矣。苟不決榮移蹕定都。何以繫西北廷彘思歸之心乎。冒瀆天聽。求勝激切屏營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

封建

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

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

漢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時賈誼為梁懷王太傅。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秦種而大強。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蚘毛而起。以為不可。

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懸陽上東門之外。在國東。

於東門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雖

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緣

役往來。長安者。自恣而補中道。衣敝。自恣。其家貧。錢用諸費。稱此。其

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

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

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都。以死者

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捷。謂王。則大

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

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通過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順指如

憲。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同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下財幸。

八年夏。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詔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聽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討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柱。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即古曰。白公勝也。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也。平王諸子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骨。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常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武帝時。大司馬霍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寧邊塞之思慮。暴殄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于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位號。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丞相。臣青翟。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遣天子。早讓自歎。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位號。臣等宜奉義。遵職。愚謹而不違。事方今歲夏吉時。臣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

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青  
翟等議曰。臣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而  
伯禽以周公立。成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  
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  
貢祭支。子不得奉宗禋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  
陛下奉承大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與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子鄭  
褒屬盛。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  
私恩。分子第。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  
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  
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  
牡。駢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  
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青翟等議曰。臣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

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因  
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振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  
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  
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  
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  
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  
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與滅之費。  
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咸成卒之卒。百  
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會  
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  
等竊伏熱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  
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青翟等復言曰。臣

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既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因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光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與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

元光中。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昆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

事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要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必急其憂。與人同其安者。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籍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官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蓋。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微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朝。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班條之責。食不奉火。剖符之重。衣惟補葛。南陽太守。敝布囊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甕。

專知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壽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  
定王。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  
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唯上音唯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  
道有蕩。毒等衣裳之會。從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  
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應期啓  
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禳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  
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  
以親諸侯。竊以漢魏已遠。餘風之弊未盡。勳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  
况晉氏失御。寓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  
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  
階。彌長澆淳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  
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及大業嗣立。世道交喪。一人

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心未康。自陛下  
頃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理。慮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絕。略  
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學。親嘗  
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  
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盡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  
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稼。  
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御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以宮中暑  
濕。寢膳或乖。請移都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抑子來之願。  
不宏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飢饉。喪亂甫爾。倉廩  
空虛。聖情矜愍。勸無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  
箕簋。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且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見  
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安勞中國。以求遠方。

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詞。繞日晏。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問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淳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彫琢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實。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乎。美哉斯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欲其胤裔承守。為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况下此已運。而欲以父取子。恐失之遠矣。懷有孩童嗣職。

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九夫之手。托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導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咨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



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

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要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嘆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之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資。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

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宮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還帝西京。定都穎沛。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九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民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開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

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庶高之士。畢志於術。既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養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枝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壩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徒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績。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特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吳大帝黃武七年。孫慮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顧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帝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

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  
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  
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於  
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  
咸以慮宜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

黃武中。南魯二宮初立。尚書僕射是儀。以本職領魯王傳。儀與二宮  
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  
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  
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  
化之本。

晉武帝時。議郎段灼。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圍而攻之。有不過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

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  
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  
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辨  
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入可比屋而封也。曩者  
多難。姦雄屢起。攬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為  
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如推恩以  
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  
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疎。自  
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  
州征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  
佐之。聽於其國。繕脩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  
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為晉魯衛。所謂畫石之宗。天下服其疆矣。雖

云割地譬猶囊漏於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強大自可豫為制  
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  
亦後世之利非所慮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  
有諸侯九國之疆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疆大是為太山之固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執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問者  
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  
受茅土似權時之耳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  
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在於骨肉疏絕百  
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  
夫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

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  
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

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置二軍  
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  
東晉元帝時後軍將軍應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  
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器侯置守本替  
末墜綱紀廢絕漢興舉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  
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威德元  
功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  
後魏大武帝時方士祁綏妻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禎  
吉除災異詔司徒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  
應假名以為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  
之居實奄邦畿名之則違不可承用

孝明帝時詔訪寃屈光祿大夫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建王

本支百世。易曰。太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  
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業及萬世。又申之  
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疆大分王。罪犯虜邑者。蓋有之  
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為恒典者也。故尚書令臣  
摩未能遠稽古義。近完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  
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  
所減之言。以為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  
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勲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  
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來。  
今始列登。豈得混一內分天地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  
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  
旨。初封之倫級。勲親無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傳陵襲爵。亦在泰和

之年。時不世減。以父管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  
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為所貢所食  
耳。欲使諸工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善。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  
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  
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  
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語。減實之理。聖明白  
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瑋疑減足之。多差旨。又判之以開  
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  
之格。用為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豈辨減旨  
雷同世奪。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拒弼累  
朝。識詞今古。為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  
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

成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支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寬。七廟之孫。並訟其切。陳訴之接。盈於省曹。胡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免滯。愚以此為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並求還復。其昔嘗全食。是戶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整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依所封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而秦既有全食。是戶之吳。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位所哀。請依律斷。依推親親尊賢位。少

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睦族。其可棄乎。如脫策元求以旨判為始。其前來史籍。悉年久不追。

隋高祖踐阼。命奉車都尉于宣敏。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囑詔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夔。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秦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踰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支。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庶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冢。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

盛業鴻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嘉納之。

唐太宗即位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皆為王。上問群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以為令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封宗室郡王皆為縣公。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羅諸侯二世而滅。臣右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荆州都督荆王元景。安州都督吳王恪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為世襲刺史。禮部侍郎李百藥奏論以駁世封事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理定之規。以弘長世

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選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盤石。深報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翦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圯。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用名帝錄。締構遇興王之運。兢憂屬落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賢。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晉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反。東

遷避逼。徑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禪焉。秦運  
距閭餘數終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謫。借使季  
斯王維之輩。咸開四履。將問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弟子之勃  
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  
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  
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是則結繩之化。行虞夏  
之朝。用象刑之典。沿劉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鏃船求劍。未見  
其可。膠柱成文。彌多所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勤王之師。白馬素車。  
無復藩維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堪羿浞之灾。高貴之殃。寧異申胥  
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華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  
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異。政強陵弱。衆暴寡。一  
場波此。干戈侵伐。狐貍之役。女子盡髮。邛陵之師。隻輪不反。斯蓋略

事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要其九鼎。凶族據  
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  
以補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倚世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  
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必急其  
憂。與人同其安者。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  
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籍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  
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官別館。切漢凌雲。或  
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微舒。衛宣  
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  
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  
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班條之責。食不  
奉火。剖符之重。衣惟補苴。南陽太守。敝布囊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



專知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壽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  
定王。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戒國弑君。亂常  
千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sub>上音雖。下音雖。</sub>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  
道有蕩毒等衣裳之會。從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  
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應期啓  
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禳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  
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  
以親諸侯。竊以漢魏已還。餘風之弊未盡。勳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  
况晉氏失御。寓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限。吳楚懸  
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  
階。彌長澆淳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察。驅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  
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及大業嗣立。世道交喪。一人

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心未康。自陛下  
頃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理。心數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絕。唯  
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學。親嘗  
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獄。罪而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  
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盡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  
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  
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以宮中暑  
濕。寢膳或乖。請移都高明。營一小閣。遂借家人之產。竟抑子未之頌。  
不羞陰陽之感。以要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飢饉。喪亂甫爾。倉廩  
空虛。聖情矜愍。勸罷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  
箕簞。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且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見  
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晏勞中國。以求遠方。

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詞。繞日曷。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日月之闇。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淳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彫琢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實。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乎。美哉斯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藩部。貽賔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欲其胤裔承守。為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况下此已選。而欲以父取子。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

萬一驕逸。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子文之理猶在。政欲留之也。而棄鷹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翰翮非強。亦可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福祿也。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也。

太宗問左僕射蕭瑀。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

太宗令群臣議封建。魏徵議曰。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成實。俸祿少。

致厚歛。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地內。難以奔赴。

宋神宗時。蘇頌上論王公封爵故事。既曰。唐令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正元二年五月。勅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見宴集。請依天寶三年禮部詳定勅。親王嗣王任卑官職事。仍依王品。郡王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正元四年五月。勅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見。爵雖高官或下。列於上官之上。非制也。自今已後。宜列於本官班之上。正元二十一年五月。勅御史臺奏准公式。令諸文武官朝參行立。各依本職事官品為叙。緣有檢校官高職事卑。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高卑不等。今請應檢校僕射及尚書以上。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者。一切在

職事本品之上。禮。周新儀。見。國朝故事。惟親王恩禮優異外。餘郡王嗣

王國公郡公縣公皆無異禮。惟立班在本官之上。又唐諸侯王薨。子

得襲封為嗣王。未徵元年。漢王恭。其子依。為。漢王。初。嗣

王薨。子皆襲封。其子。漢王。其子。依。為。漢王。初。嗣

道古為朝。有降爵為公侯者。海王子長沙。嗣。仍降。為侯。嗣。是。王。豐。妻

官不襲封。有初但為嗣。後數年乃封嗣王者。嗣王。至天寶九年。封

王。嗣。舒。有由嗣王而遷郡王者。其帶職事官有為國子員外祭酒司業

者。韓王。納。并。有。加。銀。青。階。者。十。四。人。並。加。銀。青。階。大。夫。有。為。諸。衛

將軍者。在千牛。員外。諸。有。為。員外。洗。馬。者。員外。洗。馬。為。嗣。徐。王。

有為宗正卿及州郡上佐官者。皆出朝廷一時之命。即無定制。禮厚

薄。封戶皆為虛名。今所不用。本朝未有嗣王之號。若欲封拜。請宜先

委禮官及兩省參詳定制。然後行之。

哲宗時。宣德郎華鎮上言曰。世或有謂周以封建而天下強。其弊也。陵奪。秦以郡縣而天下弱。其弊也。土崩。漢封同姓。矯枉過正。數十年間。七國內向。孝武分析侯國。削弱已甚。強臣無憚。坐移龜鼎。唐重方鎮。浸以強大。久而不變。至於滅亡。因謂法有必弊。國有定勢。法弊而勢偏。不知矯革。數十年之後。則患不可去矣。是果然乎。抑亦未然乎。夫漢初。列國過制。孝文盛時。實生已患之矣。厥後諸侯微弱。不與政事。武宣之間。已與哀平時類矣。唐世方鎮強大。天寶末年。范陽干紀。不在數世之後。彼制置之失者也。禍亂之幾。其初皆已。暴見第未有強者發之爾。苟有強者。則如范陽之起於天寶。此賈傳所謂火未及燃者也。是豈百年之形勢哉。不足引以為論。至於周室封建。秦人郡邑。亦非所以制國勢之強弱。定脩短之期數者也。武祖言之。周建萬國。親賢並任。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者無不掉之勢。小者有自全之

力。雖之以法。統之以道。率職有功。則慶賞必至。犯分陵制。則刑誅隨之。方其盛時。如指臂之附文體。莫見陵奪之漸也。後世浸強不可制。役者由天子失道。王法不行。征法自尊。并吞無禁。縱之使大也。使務王無堯荒之政。夷王無下堂之失。厲王無板蕩之風。幽王無淫昏之行。守文武之成法。無所失墜。雖萬世如成康之隆可矣。何陵奪之有哉。若曰。封建之勢。必至於強不可制。厲王之時。諸侯已強大矣。宣王將不能復會於東都。因其力以南征北伐。復文武之業矣。秦置郡邑。守令分治。漢家因之。與侯國並建。文景而上。諸侯強大。僭亂不軌。無屏翰之益。孝武而下。列國微弱。等於郡邑。無磐石之勢。東京郡國。輕重相若。不足以維持。然而兩漢用之。四百餘年。天下安寧。不見土崩之弊。秦人所以二世而亡者。頻征遠戍。厚賦重役。人不見德。而惟繫苛慘切之痛。以失天下之心也。由始皇二世之道。而為政。雖建萬國。

親諸侯。殆無救於亂亡。若曰。郡縣之勢。必至於孤弱而土崩。文景武  
宣世。祖明章之時。將不能康民阜物。講道息刑。地隆成周之盛矣。由  
是言之。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以底平治而保無患。天下無道。封  
建則陵奪。郡邑則土崩。制國之勢。果在封建乎。在郡縣乎。人主務隆  
道而已。主道世隆。則天下世治。俯而師二漢。文景明章之主也。仰而  
遵商周湯武成康之君也。尚何土崩陵奪之有哉。禹之法。非不善也。  
傳之五世。至小甲。而商道衰。文武之法。非不善也。傳之四世。至昭王。  
而王室弱。西漢之法。不美於三代也。傳之七世。至宣帝。而愈盛。東漢  
之法。不劣於西京也。傳之四世。至和帝。而浸微。唐之法。亦二漢之比  
也。傳之四世。至中宗。而衰。其實。聖賢下世。主道弗隆。則禹湯文武之  
法。不過一再傳而衰微。中智之君。繼世有為。振隆主道。則高祖孝文  
之法。行六七世而愈盛。蓋安其位而忘危者。天下雖甚安而危常及  
之。保其存而忘亡者。天下雖甚固而亡常及之。有其治而忘亂者。天  
下雖甚治而亂常及之。夏商之君。保有成業。而不知懼。輕為逸豫。而  
重為興造。輕為逸豫。則多過失。重為興造。則鮮功德。功德不見。而過  
失日加。危亂喪亡之所由至也。西漢之主。不忘危亂。而知自勉。輕為  
興造。而重為逸豫。輕為興造。則有功德。重為逸豫。則無過失。過失不  
作。而功德日增。治安存固之所由至也。國家藝祖。以成湯之勇智。周  
武之聖德。受天休命。戡定大業。身及太平。統綱法度。經制施設之方。  
所以垂裕貽謀者。固已跨絕漢唐。簡雜之術。兼該四代。久大之美矣。  
太宗平晉。征燕。王業大定。敦崇教化。光濟丕烈。真宗繼文武之兩端。  
合威德以並用。震疊殊俗。協和中夏。禮樂既備。然後告成。玄宗精毅  
后土。垂拱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味廣成之訓。師黃帝之治。以清靜  
無為。涵養天下。仁宗檢身以儉。撫民以慈。敬賞慎罰。視之如赤子。生

而不傷。享而不困。扶而不危。節而不盡。舉三王之善政。以罷天下。四十餘年。生靈熙熙。如在春臺之上。英宗挺膺哲之資。知人間之利病。即位之日。振摧綱。修法度。慨然有興造之意。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宏遠矣。神宗繼文考之志。述文考之事。宵衣旰食。厲精庶政。發明道術。講修武備。制作日新。典章咸舉。表飾治具。奮揚聲采。炳炳然三代之文物。凜凜然中夏之威稜。帝王事業。益可觀矣。今慈母與陛下復以仁怒志厚之德。濟之神聖相承。兢兢業業。視已治如未治。視已安如未安。克艱克勤。世有興作。故百三十餘歲。而主道益隆。天下益治。三代之盛。未之有矣。考之以古。準之以今。國之強弱盛衰。本無形勢之可定。顧人主之德何如爾。人主務明德以隆道。隆道而盛大之業固矣。區區形勢之論。何足道哉。

知太常禮院劉敞上奏曰。臣等伏見周禮封爵諸儀。皆有命書典策。

又有約劑書於宗彝。及漢封功臣。亦有丹書鐵契藏之宗廟。誠以封爵之事。傳世無窮。不可不慎重其禮。且以防後世之爭辨也。本朝慶曆中。始為諸王置後傳襲。其時上恩雖厚。而有司典策不備。約束不明。昨因邢國公世永之歿。冀王越王兩宮爭訟。尋求故事。以斷是非。自中書宗正寺禮院史院。皆無文書可以討論。然亦非有所墜失也。臣等以謂諸官傳襲封國者甚多。今不為造作約束。恐後日常有紛競不已。宗室爭辨。薄義傷化。甚非美事。本朝制度。雖不盡用三代。自當因宜立憲。著為律令。使可遵守。藏之大宗。副在中書。太史禮官貳之。合於周禮之宗彝約劑。漢氏之丹書鐵契。傳示無窮。於體甚便。欲望朝廷特賜詳酌。下禮官等參議施行。

畢仲游上言曰。聖人治天下。其經制不啻萬事。而萬事之中。其經制有大且重者二焉。曰封建。曰郡縣也。由商周以上。知封建之利而不

知郡縣之為利也。由秦漢而下。知郡縣之利。而不知封建之為利也。好古者喜封建。而趨時者脩郡縣。是以王通稱郡縣之治。不知其用。子厚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而湯武不得已。是好古趨時之說不同也。然世更數十。或治或亂。或強或弱。或以或促。未有能出此二者之經制也。故封建則為諸侯。郡縣則為牧守。諸侯則其勢重。牧守則其勢輕。今知勢輕之易御。而不知勢重之易治。此子厚所以惑封建不如郡縣者也。夫三代之上。諸侯之勢非不重也。三代而下。牧守之勢非不輕也。然至於末世晚路。則皆歸於亂亡。是故不繫於勢輕勢重。而繫於為上者善惡得失也。為上者事善而得。則勢雖重不敢怙重而逆也。為上者事惡而失。則勢雖輕不肯守輕而順也。二者之路。其弊如一。然其治。則郡縣之勢不若封建。而久且完也。以久完之勢。而終亦有弊者。是皆失封建之本意也。昔唐虞之封建。世傳萬國。不知有

封建之弊也。商之封建。世傳千七百有餘國。亦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周之封建。世傳八百國。而後卒有封建之弊。非封建之罪也。為上者不善。而封建之意已失也。故其始則國裂八百。益衰則併為數十。又併而為十二。又併而為九。又併而為六。遂皆併於秦。而周始亡矣。使周無甚愚之主。而不失封建之本意。制八百國之衆。而不使相併。始有相併。則代而更封之。國衆而易治。力小而易御。則封建安有不善哉。不然。則秦取李斯之議。去天下諸侯。分為三十六郡。置郡守與尉監。二世而易姓者。郡縣不如封建一也。漢以同姓異姓雜建。為諸侯郡守。因主父之說。又以計弱同姓。故杜稷奪於王氏。郡縣不如封建二也。自魏而下。盡刻封建之迹。一以郡縣為治。郡縣之力不足計其強弱。故未有不奪於強臣者。是郡縣不如封建三也。豈惟郡縣之勢不如封建哉。唐自天寶以後。嘗變郡縣為藩鎮。而大借其權矣。及正

元之間藩鎮節度勢強而力驕。故無朝貢之禮。無生殺之情。天子為賜鐵券。尚宗室而無益也。以詔削。以兵征而無功也。無封建之益。而有封建之禍。是方鎮亦不如封建之効也。且外強者封建也。外弱者郡縣也。外強則患生於外。外弱則患生於內。患生於外者。內可以制而禍遲。患生於內者。外不可制而禍速。然則封建可以制外患。而郡縣不可以制內禍也。何以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封建者為諸侯。諸侯者為國。國則有君也。有臣也。有士民也。有鄰國也。有上下相維。左右相持。畏義而不敢易動也。易動則臣或不從也。士民或不信也。鄰國或不聽也。不從則深諫。不信則上告。不聽則力禦。如封建不失其本意。國衆而勢小。有易動者。以天子之師。因其深諫。上告。力禦之一端。則易制矣。是故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何以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郡縣者為牧守。牧守者為外臣。外臣則無大勢也。無專

兵也。無擅制也。內有強臣之變。變而不知。知而不敢擅動。強臣以牧守之權。不足忌於外。於內。則日月磨削。朝夕用力而已矣。是故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不徒有可制不可制之形。且又有可治不可治之實焉。故封建則經界易均。稅賦易平。穀祿易分。官吏易擇。兵民易立。郡縣則經界不能均。稅賦不能平。穀祿不能分。官吏不能擇。兵民不能立。是又可治不可治之實也。是以二者之勢。始則同歸於無事。而封建歸可治也。末則同歸於亂亡。而封建歸可久也。如上得其本意。而善守。則可久之患亦無有也。故可久之患生於上。失其本意。而不善守。如不善守。則雖郡縣亂愈速也。是郡縣不如封建之明說也。今夫常人之家。必鑿其井矣。是井者。家家不可無。而有不可益者也。使或有狂子。蹈之而死。則井非徒無益。亦有損矣。然不以狂子之蹈而廢井者。知非井罪也。今以諸侯之不順。不責上不能守其本意。



而責封建。是由井溺狂子。不責狂子之蹈。而廢井也。豈不過哉。若夫方鎮。則最無說也。小其權。則與郡縣無異。而不足以蔽難。大其權。則徒有封建之勢。而無君臣民庶鄰國之畏。此唐亡之計。而五代求禍之途也。今國家上鑒三代之封國。二漢之雜建。秦魏晉周隋之郡縣。唐五代之方鎮。而方鎮患又切而近。故痛絕方鎮節度無益之勢。而使京官朝吏。皆得出長郡縣。至於百年無事矣。信得其道也。然今或意州縣之權輕。而東南不可不慮者。非徒事未然也。前日貝州之後。智高之軍。是權輕之害。東南之禍。已効者也。今必欲變更。則莫若封建。必欲因循。則莫若郡縣。方鎮之患。則已去矣。然封建之勢。非四夷無慮。蓄積豐富。兵力盛強。臣有異姓之良。同姓之賢。則不可暴去郡縣之久制。而卒為也。若守郡縣之常法。則不生於今日。必成於後世。不可不改也。為今之策。若以貴臣之賢者。然後出為守。以宗屬之賢者。然後封為侯。如皇漢之雜建。而大不使至七國之強。小不使如長沙之弱。京官朝吏。更為令丞而佐治之。是變更而不暴。因循而有改者也。及乎四夷益服。積儲益富。兵力益衆。良臣賢戚益衆。然後大割而衆建。以天下為千國。上立其法。而守其全。恩結兵御。不使有能相奔者。是萬世之計。而得其本意也。

四

程子